

诗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大解

27
68

序

陈 超

在我遍及四海的诗人朋友中，大解是少数的那种能够自如而明澈地生活着的人。但是，这里的自如和明澈，并不单单是一般意义上的性格原貌，而是他通过纯粹艺术的历险、互浸后，达到的心智力量。这样一来，他的诗就不同于那些捧圣贤书，行君子礼，静坐焚香，神定解服的所谓现代隐士气格的“汉诗”，而是另外的样子。它沉湎于尘世的寥廓，农业的恒远，日常化的生活情趣，生殖与死亡的转换，人民的圣恩，自然的泛灵等等情调。在相对和怀疑盛行的今天，追循老式的伴狂避世退隐山林并不需要心智力量，有一点悟性和天启的才能，再埋首经文宝卷，念佛诵诗就可达成。而大解则太傲慢了，他不屑于或者说他舍不得放弃现世生命和生活的美好，舍不得放弃劳动、慈善、和平、悲欢离合、风刀霜刃。在诗中，他寻求着自然与生命，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人性的深度综合。他诗心善良而有所期待，坚持艺术的纯粹而呈现出现世人生的庄重。这是诗人自觉强化其心智力量的结果。

在今天，一个自觉的诗人那里，超越和投入缺一不可，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兴起的诗歌，才能打动那些有教养的冷静的读者。

但是，大解并无意于单向度地追摹他经验之圈的核心——村庄——中所表面活动着的一切。在他的诗中，“村庄”这个词不仅是一种特定的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种有关民族诗歌精神的幻觉。在这个稳定而一贯的场中，大解的目的是重新追忆生命和汉文化的可靠源头。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正在进行着的农事、民俗、恋土情结，而是另一种超验的、高峻的现代神话，它纠缠着历史和今天，个人和类人，而指向纯诗。诗人的“自我”，在这种强大而内凝的共时性力量中渐次消隐，而在这种主动的自我放逐中，历史和现实凝成迷蒙的团块，企及了生命的本源。“孩子/ 脚趾死死抠住泥土/ 你会感到彼方不远/ 有什么隐隐传来/ 依稀如梦”（《路上》）。在诗歌中，一个诗人能确定自己精神的家园，表明他是以什么高度或力图以什么高度去展开生命的；在这里，“家园”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在它之上加几句颂辞使之苏生，而只能是重新创化、盘诘、夺目地垂直升临，类似史前的激动来到诗人的灵魂之中。“在土地上布置风景的人/ 被自己的呼声推远，成为一层背景/ 谁使这里美丽过/ 谁在我的血液里握紧今天/ 如此地不可松动”（《烟霞》）。那种恒贯古今的汉族灵魂履历，决不可能被中学生式的反文化所搁置，也不可能被那些“深刻”的学者用兼济与独善、忧患与淡泊来概括净尽。不，在诗歌中，超越性的整体生命

状态，意味着复杂经验的聚合，文化意识和玄学因素的互动，它们孤立而当然，坚卓而自足，“如此地不可松动”。大解的诗，并没有达到这种高高在上的标度，但是，通过细读，我们却可以看到诗人由这种意识所导启的未来意义或者说是充分的可能性。在《获神》中，在《对歌》中，在《酒神》中，在《河床》和《衣襟之梦》等诗人早期的诗篇中，我们发现了“从那摇曳的风中，转过身来就是今天”（《秋天》）的横越古今的永恒时刻。那么，诗人的近作，则进一步将这种锐利的意识导向了深层的自觉和渊深。“这时谁举目谁就富有一步抬脚谁就会超越死亡”，这种令人错愕的先语或预言，就始终萦绕在、震颤在大解诗歌的隐喻结构和类此规则中。于是，诗中的劳动、歌唱、情爱、福分、叹息等等具体坐实的情景，都成为了一种“初发的”语言事件。现世生命的真容，历史文化回声的，女人展露的服役与欣悦，男人生命力在自然中的尖锐反射，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既相迎承又相拒斥的关系等等，构成一种确定又瓦解着的存在——诗人私立神话的存在——回到诗性体验的根本。

长期而严肃艰苦的、有意识的阅读训练，使我在语言与生命的摩擦中，分裂出更小的微粒。置身诗歌又一再返回，既是一个观照者，同时又是专业性的验收者。是的，当我面对一首诗，诗人是不存在的。我不寻找他所以更谈不上遗忘。最高的现实也是唯一的可靠的现实，在我这里，只是坚卓自足的突然降临的语言。但是，语言的秩序与诗人生命的队形并不完全同构，甚至前者永远大于、重要于诗人本身。好的诗

人在运用语言时，他碰到一种圣物，具有开辟感，自生感。解读的可能随之诞生。而这种迅疾的摆荡、机缘，使我在接触大解的诗中一再出现。“从孤寂中找到了形式和秩序，形态不再是人的形体，对他来说，他们的形式已经逃离”（斯蒂文斯）。就是如此。大解诗歌语言所涵括的，永远比他自身意识到的要多得多。他惊讶于语言自身的生命力，怀着虔敬的情感，让语言出来舞蹈，循环，重整乾坤。“面对自然 我只剩下最初的语言迷说以往”，“而那撩人的渴望在语声中滋长”，“一切都是一个瞬间/而你对预言的岸微笑如初/以浮浅的血液擅自冲刷永恒”。在大解的诗中，我是指那些一定数量的好诗中，语言分离出了诗人的意识，成为一个可能的存在。它们往往不是被造的，而是第一行诗领着诗人走路。它们丰富而尖新的组合与暗示，使之摆脱古老的惯性写作——为意而言，因志而言，缘情而言——，而是爆发出诗人潜意识深处的无限朦胧和未知。它加深了诗歌，提高了诗人，像神的宣谕，黑暗的天空电光突凸地一闪。在大解后期的诗歌写作中，这种对语言偶然性、自足性、构成性的意识程度越来越高了，他一意孤行，果断、猛烈地在诗人与语言中，建立了全新的相互发现关系。长诗《暴雨来临》和《日神颂歌》及《消逝》为兆端的短诗等，就体现了诗人对超现实主义诗风的倾慕和造访。在这本集子的《内部》一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人堪称是漂亮的手段。像这样的句子，“从中 我能窥见什么呢/通红的手常被太阳击沉 时辰也垂下来/我还没有抓住望目的能力 肉体一闪一闪 天空

莫测而久长”（《暗示》），“肉体的手 可能在另一浪/ 波涌里相握？你只一意地/ 让语声在蓝空的壁上蔓延如藤/ 有哪一片翚叶在雷后的风上/ 吐露那个时辰？”（《偶然》）这种关系意向多重的闪烁、隐约，这种意在强化诗歌肌质的举动，都使我在内心为诗人欢呼。并不是这种多向度的迷幻的语言更利于我进行自由的深度论证，而是它们排斥我又吸引我，扩大我的茫然无措，它不可能用散文的语言转述，但又时刻有待于体现，它无名又担当了诗的共名。对语言的操作兴趣，使大解处于稳健和求新的临界点，他也许并不想继续导向极端和猛烈，那么，如此说来，在传统和先锋中如何把持精微而体面的临界点，在大解未来的写作中还是一个考验。是的，大解的自如和明澈使他最终不会成为蔑视读者的、超拔的、囊括语言全部沧桑的诗歌强人。我为此遗憾。但，正是基于此，我们再返回头来考查大解诗歌的基本语言模态，就会感到诗人还是达到了他自己所向往的内在、生动、货真价实，被性情之光照彻的诗歌话语的。

在本文的开头，我提出了大解的诗歌不同于现代隐士的清波空寂之风。之所以特别将二者相比较，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太微渺，太接近了。这的确给读者，包括大解的朋友们，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大解属于现代隐士一路诗风。这种归类，出于人们处理经验的习惯，但对诗人而言，则是一种无意的漠视，甚至是善意的对诗人个别性的忽略。如何对一个诗人做出实在而有力的评价，我以为就是进行超级细谈，甚至包括统计学成分在内。大解的生命力不是源于清静

的本心，不是源于寒潭孤鹤式的自疑、自忘和自恋等等。不。他热爱笨重的劳动。每天晚上的炊烟。丰满结实的女人。酒。租粮。大树。节日。汗水。昆虫。草民。感恩图报。友情。怜悯。民歌。鼓励。——等等等等！要是我们对他们诗歌中复现的意象系统进行连锁性考察和追溯，这种现实人生的基本营养元素就赤裸裸地呼喊开来了。但是，大解并不因为题材本身的丰满而在艺术上做出让步。他把对生命和大地的爱恋，化入了一脉纯粹而顺当的母语溪流中。他倾心于纯诗的冒险，老式诗歌的歌唱性（抒情性并不等于歌唱性，我将在另文论述），以及某种类似女性的直觉和缠绵（诗集中多次涉及“水”，这可以视为大解情感的某种完形）。这些因素，我们随时可以触到。而在《爽风》一辑中则表现得较为纯粹、明澈、一无依傍。《爽风》，《夏日》，《白杨林》，《伫望雪原》，《想起异乡的一群鸟》，《晚秋》等短制，虽然写得不同于前后其他诗作那样脉穿着生命的鼻息和闪光的肌闪，但仍然贯穿着对普通的世俗生活的留恋。甚至它们更接近完美的纯粹的诗歌——我觉得它们从精神内核上是与此集中的其他诗歌同构的。当我说诗人诗心善良，我指的是他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当我说诗人有所期待，我指的是他对世界和人类的信心、渴望。正是在这里，大解将自己最终与现代隐士们区别开来了。诗歌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中优秀分子共同的神圣社区。对生命的礼赞，对善良、承诺、自由的歌唱，做为人类历史上共同的强大血脉，现在，在中国大陆上一位无名的诗人那里迈开了步伐。“父亲——你走

过的路上/我同样都取阳光洒给孩子/指节 缓缓松开/秋天扫去了所有虚饰的叶子/我的手这样光裸 使你感动不已”(《翌日》)。那末,大解敢于毫不惭愧地为他最初的诗集命名为《诗歌》,不就等于昭示人们,他企望通过纯粹的艺术,擦去生命中险恶的蒙尘,自如而明澈地高蹈于死亡和焦虑之上吗?

但成熟的智慧使清明的诗歌显然力不从心。我们虽然无意于鼓吹那些扩充黑暗,展览阴森的诗歌,但是,对诗人高标准的要求,是必然地包括着对生存的抗议,对正义和人类最终关怀的探寻的。在这点上,大解的诗歌就显得薄、轻、柔了。大师们的诗歌启示我们,诗人写苦难,写困扼,写人性的昏黯,写生存的困倦等,是必然或径直是必须的。苦难不排除对光明的承接,困扼不排除对高贵的涉入,而昏黯!——不排除对它审判的伟大智力。这些互否,纠葛,错综,不但没有降低诗歌的纯度,恰恰相反,它足以包容这一切,让它们变成语言的黄金!太高傲了以至不屑死去,“在芸芸死者中恢复青春,决不隐退,决不沉默,死后那无尽的岁月,虽然他最渴望母亲的乳房,那早已化作尘土,在善良的大地里,死亡黑暗的正义,盲目,痛苦。让他不要宁息,重新投胎,返回人世!”(狄兰·托马斯《挽歌》)正是在托马斯那里,在埃利蒂斯那里,在屈原和但丁那里,或者再向前沿伸在荷马和中国神话那里,这种被生命之光、坚忍之光、“上帝”之光所贯穿的壮逸之伟力,是那么恒久地激励我们,让我们为之一再放血返回上界那灵魂的家园!如果说大解沉溺于“怎样的季节我们被染绿,那是怎

样的歌子我们流出了泪水”（《此时此刻》）的情境中，那么，我说：让我们的泪水出发又返回，在被染绿的身体中，抗议绿色的消退。而壮硕的诗歌精神，就在于泪水凝成锋利的钻石，绿色的“参天巨树林立于大地，如同崇高的灵魂荟萃，给我们以教诲！”（佩斯《往事》）我相信大解会同意我的看法，至少他应该同意。因为，我对他自觉强化心智的能力始终报着信任。

高个子的大解，瘦骨嶙峋像是半个人。做为纯粹农民的儿子，他的血管里流着谦和的、渊源于北方的浓厚血液。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给大家带来“坏天气”，他简直就永远是安稳、随和、让人放心的兄长。他的诗就这样悄悄地隐在他品德的背后，温柔惜雅，彬彬有礼，适意净永。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在以上这些因素中，没有原初的生命物发流通，没有对现世生命和世俗生活的热情歌唱，尤其是没有自觉的形式感，那么，他至多是我的朋友，而不会是我关心的理论对象。现在，我要说的话完了。这是夏天的早晨，“我踩着落叶随便走走/ 林中的空气十分干净/ 鸟的叫声像玻璃 在风中反光/ 我的眼前忽然一亮 不觉已是/ 日上林梢 大约七点钟”。祝你早安，我的朋友！

1990·7·3 清晨在石家庄

目 录

序.....陈超 (1)

A 梦 幻

烟霞.....	(3)
总是那水.....	(5)
梦幻.....	(7)
蚕神.....	(9)
女人、水及夜晚.....	(11)
桃花汛.....	(13)
对歌.....	(15)
秋风图.....	(17)
酒神.....	(19)
纺织娘.....	(22)
雨季.....	(24)
河床.....	(26)
深眠.....	(28)
农耕之梦.....	(30)
草民.....	(33)
深山.....	(36)

苍生.....	(39)
厚土.....	(41)
活水.....	(43)
根子.....	(45)
民歌.....	(48)
一张旧照.....	(51)
月夜.....	(53)
宁静.....	(55)
乡音.....	(57)
村庄的黄昏.....	(59)
午夜.....	(61)
高秋.....	(63)
面对南风.....	(65)

B 爽 风

爽风.....	(69)
夏日.....	(71)
白杨林.....	(73)
雨过天晴.....	(75)
伫望雪原.....	(77)
大雨过后.....	(79)
想起异乡的一群鸟.....	(81)
淡泊.....	(83)
秋天.....	(85)

拾穗人.....	(87)
晚秋.....	(89)
青龙河.....	(90)

C 内 部

遥远的星光.....	(95)
独自行走.....	(97)
此时此刻.....	(99)
音乐.....	(101)
凝神.....	(103)
路上.....	(105)
和谐.....	(107)
回响.....	(109)
翌日.....	(111)
海边.....	(113)
自觉.....	(115)
暗示.....	(117)
女人.....	(119)
困惑.....	(121)
偶然.....	(123)
纯粹之夜.....	(125)
话语.....	(127)
薄月.....	(129)

A 梦幻

孩子 脚趾死死抠住泥土

你会感到彼方不远

有什么隐隐传来 依稀如梦



烟 霞

女人把丝吐在黄昏的时候
村庄迷漫成一座雾城
我把手撑在一个个日子上
听风声流动，每每感动于
不肯飘离的烟霞，那一片一片
柔软萦回的寂静

这溢自远祖的意绪啊
缠在古老的眼神上仿佛藤蔓
顺着时光悄悄地爬过来
伸展着淡泊的叶子

我想起飘散已久的夏天
在土地上布置风景的人
被自己的呼声推远，成为一层层背景
谁使这里美丽过
谁在我的血液里握紧今天

如此地不可松动

村庄啊，我的目光扫过记忆时
梦幻总是轻盈如一声喘息
而那地上的脚步何等沉重

却总是要织。织。这丝啊
直到把往事全部缢住
女人们掐指盘算着夜晚
倚在不可擅离的命运上
倾听月潮退了又退，心绪忽地长了许多

谁知晓这来自久远的朦胧
还将覆盖多少恩恩怨怨
面对一只只烟囱我默默出神
谁能从幕后伸出手来，告诉我
这苦恋沃土的空灵之气，是一种象征？

总是那水

总是那水，愁肠百结地经由我们
向远处流去

漂白的眼波已浣洗多次
而焦渴的心一如古月
总也驶不出经夜的水声

便有绕自体内的液体
一次次冲刷生命之堤
在悠远的流程里不甘寂寞地涌动

因此，那水啊，弯弯转转总也不断
总有水珠溅湿一朵朵花容
和细长而悠忽的日子

我们被一种明澈的旅历所贯穿，常常
抓住随意的契机不肯松手